

話 劇

# 敵後武工隊

DIHOU WUGONGDUI





五幕八場話劇

# 敵後武工隊

原著：馮志

編劇：陳庚曹惠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1984年·天津

五幕八場話劇  
**敵 后 武 工 隊**

原著：馮 志

編劇：陳庚 曹惠

---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河西区尖山路) 河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第三號

河北人民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河北省新華書店發行

---

787×1092<sup>11</sup>/<sub>16</sub> 32·2·<sup>11</sup>/<sub>16</sub> 印張·8插頁·62,000字 印數：1—12,000冊 1951年5月第一版  
1951年6月第一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10085·192 定價：(5)0.27元



指導員 刘文彬



武工隊員 刘太生



武工隊長 魏強



刘太生母



日军司令官松田



小光

人物速写：叶浅予



第一幕一場：敵后武工隊回到了冀中，堅持敵後鬥爭，他們來到了河套大伯家。



第二幕：被我們武工隊爭取過來的偽軍梁邦給哈叭狗念武工隊給他的信。



第三幕：①妇女主任汪霞向基本群众河套大娘，快嘴二婶分配做军鞋。



第三幕：②敌人威吓快嘴二婶，逼问武工队的情况，二婶宁死不吐一个字。



第四幕一場：刘太生中途碰上了夜襲队，一个人消灭了几倍于他的敌人。



第五幕：刘太生来到松田司令部，亲手打死了这个万恶的敌人。



## 人 物 表

河套大伯——四十八岁，村长，党支部书记。简称河套。

河套大娘——五十岁。简称大娘。

小 秃——十六岁，河套大伯的儿子。

魏 强——三十岁，武工队小队长。

刘 太 生——二十多岁，武工队员。

贾 正——二十多岁，武工队员。

老 蒿——本名赵庆田，二十多岁，武工队员。

李 洛 玉——四十多岁，抗日政权干部，公开身份是敌伪联络员。

二 嫖——人称快嘴二嫖，三十岁，洛玉之妻。

汪 霞——二十多岁，区妇救会主任。

刘 文 彬——三十多岁，刘太生的叔父，区委书记，武工队指导员。

太 生 娘——五十多岁。

梁 邦——二十多岁。

文 英——二十多岁，梁邦之妻。

小 盼 娘——三十多岁，疯子。

常景春、辛凤鸣等武工队员若干人。

刘 茂 林——五十多岁，一貫道头子。

刘 魁 胜——三十多岁，铁杆汉奸，刘茂林之子。

苟 潤 田——三十多岁，绰号哈叭狗，伪军小队长。

二 姑 娘——三十岁，苟潤田之妻。

松 田——五十岁，驻大冉村日军司令官。

狗腿子老三和夜袭队特务、日本兵等多人。

# 第一幕

## 第一场

时间：一九四二年秋天，青纱帐时期。

地点：冀中。保定附近小黄庄，河套大伯家。

开幕前乐声起，显示出敌人的疯狂和冀中军民对敌斗争的严酷，让人回忆起一九四二年日寇对冀中人民所进行的惨无人道的“五一”大扫荡，回忆起当年艰苦的反抗斗争。

接着是歌声。歌中唱道：

一九四二年，环境大改变，  
冀中人民遭灾难，  
日寇的铁蹄纵横在大平原。  
分割封锁，蚕食扫荡，  
碉堡公路，岗楼据点，  
奸淫烧杀黑了天，  
奸淫烧杀黑了天……

歌声中幕徐徐起。河套家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冀中保定附近贫苦农民家庭。天将拂晓。

河套一个人在抽烟，但不时地注意外面的动静，小秃和河套大娘睡在炕上。

一个女人的凄惨的声音自远而近：“小盼……”“小盼啦！快回家吃饭吧！”

风声，远远近近敌人零星的枪声。突然，近处一梭子清脆的机枪声。河套警觉地走到门边，听了听，又没有动静了。

河套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急忙把烟灰磕掉，想进屋里去，不小心将什么东西撞倒了。“噹”的一声，惊醒了河套大娘母子。

大娘：（猛地坐起来）哎哟！可吓死我了。你今天夜里是着了什么魔了，一宿也不睡觉，不是叭哒叭哒抽烟，就是弄得叮当乱响，你这是怎么了？（河套不答）你不舒服吗？

（走过去关心地问）

河套：咳！你快睡觉吧，什么不舒服！

大娘：那你可就說呀，一宿也不睡觉，誰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呀！

小秃：爹，你們又开秘密会来呀？

大娘：什么秘密会？

小秃：秘密会就是党员会呗。

大娘：小秃，你……你再胡扯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。

河套：（扶大娘同时制止）小秃！

小秃：誰不知道保守秘密呀！

外面有鼾声的声音，三人紧张地听窃。

大娘：怎么？这会儿有什么人来？是不是鬼子？

河套又听了一会儿之后，却露出喜悦的笑容，急往外走。

大娘：（追河套）秃他爹，你……你先上房去看看，看准了是什么人再开门。（河套下）小秃，快钻洞。（小秃钻洞，大娘也急躺下装起病来）

河套、洛玉兴奋地上，后面跟着魏强、贾正、老鸹、刘太生。

河套：秃他娘，你快起来看看誰来了！

李洛玉：嫂子，看看誰来了。

大娘：（翻身坐起）魏强，是你们回来了！还有誰呀？贾正！

贾正：大娘，你老人家好哇！

大娘：好，还活着就是好哇！这不是……赵庆田——老鸹嗎，还是仁碌碌也軋不出个屁来呀？（老鸹笑笑）我看看……那个是誰呀？

刘太生：（急躲在老蒿身后）大娘！

大娘：（听出来）太生呀！这孩子！（亲热地拉住太生的手）

河套：洛玉，你们怎么这会儿才来呀！刚才枪响可把我急坏了。

李洛玉：我们是绕小道来的，多耽误了一会儿。哎，老哥，我去找区里刘书记吧！

河套：去吧。（洛玉下）

大娘：来，大伙快坐下吧！你们这是打山里回来呀？

刘太生：是呀大娘，我给你带了好东西来了。（拿出一个小包，一摇有核桃响）

大娘：核桃？

刘太生：对了，大娘。

大娘：你们看，就是太生疼大娘。（爱煞地打了太生一巴掌）

刘太生：（摸臂）哎哟！

大娘：怎么啦？

大家都怀疑地看太生。

刘太生：没什么……没……没什么，是这儿长了个疮。

大娘：我看看，（关心地）多大疮？

刘太生：不用看，大娘，不大，不大。

河套：不大怎么那么疼？快看看，该上药我去找点药去。

刘太生：是不大，不要紧，大伯！快吃核桃。

众说：“对，对，吃核桃，河套大伯吃核桃。”

贾正：河套大伯吃核桃。（众笑）

老蒿：小队长，太生的……

刘太生：老蒿！（制止地）

老蒿：我就得说，太生的膀子不是生疮，是……

魏强：是什么？

老 蕩：是上次护送干部过铁路的时候受的伤，他让我保守秘密。他说要叫你知道，准把他留在山里头，当时连卫生员小刘也让他收买了。

魏 强：收买？拿什么收买？

老 蕩：嗯……一盒边区造的烟卷儿。

魏 强：那怎么收买的你呀？

老 蕩：叫了我两声老蕩哥，外加打了个敬礼。（众笑）

賈 正：你这个老蕩呀！这要是敌人给你一百块钱，你准得……

老 蕩：（一晃拳头，吓得賈正跳开一边）我揍你。（众笑）

魏 强：刘太生同志！

刘太生：小队长，我……我检讨。

大 娘：这孩子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。

魏 强：（关切地）现在好了没有，要不要上药？

刘太生：不用，已经好了，就穿了一层皮。

魏 强：嗯！

大 娘：怎么就来了你们四个人哪？

魏 强：大娘，过来的人多着呢！到咱家来的就我们几个人，外边还有常景春和辛凤鸣，他们俩上岗了。

刘太生：嘿，大娘，小秃呢？

魏 强：就是，怎么不见小秃哇？

賈 正：是呀！

大 娘：可不是，光顾了欢喜啦，把他给忘了。（在炕上拍了三下）

小 秃：（从炕下洞口钻出来一看，高兴地喊起来）魏指导员！赵老蕩！

刘太生：你们可回来了！（欢喜得不知如何是好，猛然一蹦，碰掉了挡窗口的棉被）

河套：（一把按倒了小秃）快吹灯！快吹灯！

大娘嘆地吹息了灯。但是晚了，外面“叭”“叭”兩声清脆的枪响。少頃，河套在黑暗中重新堵好了窗戶。

河套：行了，点灯吧！（魏强点上灯）

大娘：（生气地）我叫你这个小王八羔子，你怎么光給我惹禍呀！

小秃急跳下炕，刘太生抱住他。

刘太生：大娘，算啦，算啦！

大娘：这孩子，非把我气死不行。

河套：整天冒冒失失的，搬不倒騎兔子——沒个稳当劲儿。

小秃：就不是。

魏强：大伯，这是炮楼上打来的冷枪吧？

河套：可不是叭，等天亮你們到房上看看去吧，炮楼多得象楔上一遭大槓子。秃他娘，你快給他們烧点水，你看他們一个个都象“土行孙”了。

河套看看天亮了，于是摘下挡窗戶的被子。

魏强：大伯，天亮了，我們房上还有崗，你看……

河套：嗯，还是到屋里来吧！

魏强：对。

河套：叫你大娘在門外头看着点，鬼子汉奸不准哪会儿就来瞎轉游。

大娘：嗯，我去。

小秃：娘，我也跟你去。

大娘、小秃到外面去巡风。

幕后，疯了的小盼娘凄凉地喊小盼的声音。

刘太生：大伯，这是誰呀？

河套：这是小盼他娘。“五一”扫蕩的时候，小盼叫鬼子打

死了。她就那么一个儿子，想疯了，不論黑夜白天，一想起来就滿街喊。

魏 强：（带常景春、辛风鳴上）同志們，請大家注意一下，……老蔣：（老蔣惊駭）現在，我們到达目的地了，这里的环境刚才大家也看到了，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性。这一带的洞还没有挖好，这房里只有一个“蛤蟆蹲”的洞，就能钻两三个人，我們不能依靠。（郑重地）因此，敌人不求便罢，敌人一来，我們就准备打挑門帘仗，进屋就打，明白了沒有？

众答：“明白了。”

大家检查自己的枪和子弹，整理东西，刘太生和賈正进里屋去。

李洛玉同刘文彬上。

李洛玉：魏强，这就是区委书记刘文彬同志。

河 套：这是魏强，魏指导员。

魏 强：啊！刘书记。（热情地握手）

賈 正：大伯，你介紹錯了，在“五一”扫蕩以前是指導員，现在是武装工作队小队长。

魏 强：（掏出介紹信）刘书记，我們这个小队分配到这里来工作，这是我們的黨員介紹信。

刘文彬：我早就知道了。上级已經有了通知：一个小队都是正式黨員。（看介紹信，忽然看到刘太生的名字，急找）太生？

魏 强：太生。

刘太生：（自里屋走出，欢喜地）叔！

刘文彬：太生，你也調到武工队来了？

刘太生：是呀，叔，家里人都好吧？

刘文彬：都好。啊，告訴你，你娘已經是黨員了。

刘太生：（极大地欢喜）我娘也入党了？

刘文彬：是啊！现在担任县委交通員，常到区里来送信。

大娘：（急上）文彬，有个老太太找你，她說是你嫂子。

刘文彬：啊，看，說着說着就来了。（对大娘）你让她进来吧！

門外小秃在阻攔太生娘，不許进来。

河套：（迎出門外）老嫂子，是你呀！快屋里来。

太生娘：（乐观地笑着走进門）你們这孩子可真机灵。

刘太生：娘！

太生娘：太生！

刘太生：娘，你老人家好哇？

太生娘：好，娘越活越硬朗了。

大娘：啊，太生，这是你娘啊？

刘太生：是啊！

大娘：哎呀呀，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——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。娘俩快亲热亲热吧！

太生娘：老嫂子，快忙你的事去吧！

大娘：不忙，不忙，娘俩快坐下說說話儿吧！

刘太生：（亲热地搀扶着娘，要娘坐下）娘……

太生娘：孩子，等等，（从头发里拿出一个卷好的小紙条，向文彬）文彬，这是县委的急件。

刘文彬：好。

文彬拿过紙条看，与魏强交談着。

刘太生：娘，你坐下。娘，听叔說你也入党了。

太生娘：嗯，这不是走到你后头啦。（幸福自豪地笑）

刘太生：娘……

魏强：同志們！（兴奋地）县委指示：区委书记刘文彬同志，兼任咱們小队的指导員。

大家高兴地跟刘文彬握手，表示欢迎。



刘文彬：同志們，今后我們就要战斗、生活在一起了。

河套：（故意逗太生）太生，这可好了，一家子团圆了，就缺个媳妇啦！

太生娘：对了，你大伯这一說提醒我了，咱們村“大脚老改”真給你說媳婦啦！找了我好几趟了，昨天晚上还去了呢！說着开朗地笑起来，撫摸着太生的头。

賈正：（急插嘴）是嗎？大娘，你答应了嗎？

太生娘：沒有，不是早就不时兴爹娘作主了嗎？（对太生）娘又是黨員了，更不能封建落后了。（笑）

常景春：說得对呀，大娘。

太生娘：你猜他給提的誰呀？

刘太生：誰？

太生娘：提的是咱村南头李家叫“大新”的那个闺女。

刘太生：啊，大新，小时候我們同过学。

太生娘：对，就是那闺女。

老蒺：大娘，你快答应了吧！看太生都急坏了。

刘太生：去你的。娘，这事儿我看咱們以后再說吧！

太生娘：可不是唄，現在打鬼子要紧。我該回去了，县委还等着回信呢！（摸儿子）你怎么穿得这么薄啊！不冷啊？

刘太生：不冷。

太生娘：下次再来我把你那棉坎肩捎来。（又望其他武工队员們，关心地摸着他們穿的衣服）哎呀！你們怎么都穿这么薄啊？文彬，得想办法給他們弄衣服穿呀！

刘文彬：对！嫂子，我們一定想办法解决。

太生娘：有回信嗎？

刘文彬：不写信了，你就告訴县委：到小黄庄来的武工队，已經平安到达了。